



鲁迅研究书系

鲁迅

与宗教文化

郑欣淼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鲁迅研究书系

鲁迅

与宗教文化

郑欣淼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 鲁迅研究书系 •

鲁迅与宗教文化

郑欣淼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 印张 5 插页 33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

ISBN7—5419—5195—1/G · 4475

(精装)定 价 37.50 元

鲁迅研究书系编委会

策 划/陈绪万

顾 问/王士菁 林 非

主 编/袁良骏

副主编/王富仁 阎庆生 郑欣淼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戈宝权 方 似

刘建军 李允经 肖夫田

余渊达 张 华 迟 姗

陈漱渝 林 非 郑欣淼

袁良骏 高 信 阎愈新

阎庆生 魏 明

· 鲁迅研究书系 ·

序 言

袁良骏

自 1913 年恽铁樵(焦木)对《怀旧》的评点以来,鲁迅研究整整走过了 80 年的路程。80 年来,学者辈出,论著汗牛充栋,鲁迅研究已成为与“红学”比肩的“显学”之一,成就斐然。

然而,不必讳言,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鲁迅研究,曾受到过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实用主义一度过滥,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引入歧途。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大鲁迅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认真清算了“四人帮”对鲁迅的神化、篡改和歪曲,鲁迅研究理所当然地和其他学术部门一样,恰如枯木逢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开拓、创新与突破。与此同时,宝岛台湾也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禁

• 1 •

令，诸多学人建言立说，踊跃努力，正在为“鲁迅学”开拓新生面。90年代和世纪之交，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的鲁迅研究，必将呈现更加生动活泼的面貌。

《鲁迅研究书系》承前启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编辑出版，它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总结，也是90年代和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开路先锋，它将在鲁迅研究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鲁迅研究书系》共收入专著、专书15部。除关于鲁迅小说、杂文的二三专著外，偏重于论述鲁迅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思想，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概括性。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5部专著中有11部出于中青年学者之手。它充分展示出：中青年学者已成为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我们深信90年代和世纪之交将是中青年学者纵横驰骋的年代，这正是鲁迅研究的希望所在。

鲁迅是中华民族不朽的伟人，也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巨匠之一。像莎士比亚一样，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就此而言，这套《鲁迅研究书系》不过是滔滔无尽话题中的涓滴而已。但愿它能成为人们珍爱的晶莹的涓滴！

1992年9月26日初稿
1995年5月16日改定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宗教观概述 (1)

自然观上的彻底唯物主义——宗教的产生：需要、信仰、对“无限”“绝对”的探究——宗教是为解释“威权”制造的一种根据——宗教不等于迷信——宗教作用的复杂性及其正面价值——对“推崇万物”的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视——宗教观前后期的变化——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一个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也不算多——亚勒泰米拉洞穴：宗教与原始艺术——宗教与神话、小说、诗歌——宗教批判与旧风俗习惯改革——把和尚、道士等的宝座让位给科学家

第二章 鲁迅与佛教 (41)

绍兴浓厚的神佛环境——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章太炎的主张和影响——佛教与改造国民性——搜求、研读佛经——注重唯识宗和华严宗——刻印《百喻经》——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六朝造像目录》——造像题记与书法艺术及社会、政治——佛教艺术造诣——释迦教训：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涅槃：奴隶幻想脱离苦海的唯一方法——大乘教的发达使佛教变得浮滑——居士的增多是佛门败坏的反映——为学佛者指津解惑——汉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达”而“雅”，唐以“信”为主——“汉唐气魄”与佛陀东来——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六朝志怪的发达与印度思想的输入——释氏辅教之书——因果报应与“大团圆”及“瞒和骗”的文艺——中国绘画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影响——佛教信仰民俗——舍身求法的和尚与中国的脊梁——宋儒窃取禅师语录——佛教

语言、典故的活用——求神拜佛只能更长久地麻醉自己——荡涤“北朝式道德”

第三章 鲁迅与道教 (153)

“巫的思想”在中国还很盛——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道士思想与道教——道家与道教——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无为”、“清静”：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养生思想与道教——从黄老之学到以神仙术为核心的黄老道——庄子的复杂影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庄子精义——“至人”“真人”与道教——中国人往往憎和尚、尼姑、耶教徒，而不憎道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服食与五石散——纵欲成仙的“奇想”——符箓：“鬼画符”——从《太平歌诀》看市民“厚重的麻木”——乌烟瘴气的扶乩——幻想以迷信改变运命的禳解——张天师作法降雨而西湖水已干——奉承作恶的，欺侮老实的：从对神灵的态度看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性格弱点——先秦诸子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六朝志怪与神仙方术——唐传奇的道教色彩——宋志怪“仍多变怪谶应之谈”——《封神榜》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金瓶梅》多叙床第之事与明代“颓风渐及士流”的社会风尚——祥林嫂的绝望与道教鬼神惩戒观念——“现在的屠杀者”：“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隐士历来是一个美名

第四章 鲁迅论“三教合流” (240)

三教合流：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孔子死后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两汉经学的谶纬化及其严重的神学趋向——董仲舒的祈雨法“古怪与道士无异”——汉以后言论机关被业儒的垄断，宋元以来尤其厉害——儒教在中国封建社会起到宗教的某些作用，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集中攻击孔子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任务的要求——鲁迅批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节烈观是压抑民族生机与人性的昏迷与强暴的行为——外国人

来灭中国，更要提倡尊孔读经——“医者，意也”——魏晋玄学：道表儒里——在中国，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封建统治者推行三教并用的政策——“三教辩论”变成大家打诨——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三教同源机运的成熟——三教同源与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中西宗教观的差别——自晋以来，集儒释道为一身的封建士大夫历朝都有——戴季陶：“做戏的虚无党”的典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三教合流——鲁四老爷房中陈抟的“寿”字和《四书衬》——三教合流与中国人的鬼神观

第五章 鲁迅与基督教..... (300)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希伯来文化：“教宗文术，此其源泉”——马丁·路德“力击旧教而仆之”——《创世纪》为“景教之迷信”——地球实在在回旋——“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元明时“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留意传说中的诸暨县反教会事件——拜伦和《该隐》——《圣经》与近代“诗界革命”——“《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与俄国的基督文化传统——《泰绮思》：人性和宗教教义的冲突——“同路人”作品中的宗教气味——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意大利教皇宫的伟大壁画——哥特式艺术及影响——“人之子”被可怜的同胞送上十字架——耶稣受难与中国左翼文艺和无产者的处境——死人复活之类的“奇迹”——“诗人死后坐在上帝身旁吃糖果”——服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中国废止读经，教会学校还在读《四书》——反对把搜求公道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皇——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其残酷实不及中国——“婴儿杀戮”与用汽车冲杀游行学生——“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供中国人“自省，分析”的《中国人气质》

第六章 鲁迅与伊斯兰教..... (358)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希伯来文化——“学

问，虽远在中国，你们亦当往求之”——“番商胡贾”——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翻译诠释之业大盛——伊斯兰科学的兴盛——占星术与炼金术——回回历法：穆斯林的贡献——阿拉伯古诗人穆太奈比——阿拉伯民间文学瑰宝：《一千零一夜》——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北新书局事件——北新的二误——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穆斯林的反清斗争——国民党的“王化”的民族政策

第七章 鲁迅与其他宗教 (373)

一、希腊罗马宗教 (373)

宙斯与奥林匹斯诸神——“神思富美”的希腊神话——“希腊学术之隆，为至可褒而不可黜”——《斯巴达之魂》与蝶尔飞神之灵——万苦不屈的普罗米修斯——“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别一个窃火者——潘多拉的盒子——“银河”不是“牛奶路”——风马牛——“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赫尔库来斯战胜安太乌斯的启示——“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古希腊艺术与所谓“静穆”之境——罗马宗教与希腊宗教——“灵台无计逃神矢”——反封建礼教的《爱之神》

二、拜火教 (393)

《沉默之塔》中拜火教徒的分裂——翻译《察拉斯忒拉的序言》——崇拜火与光明的宗教——尼采与拜火教——“寂没塔”：拜火教的独特葬式——拜火教教主，中国“古来译作苏鲁支的就是”

三、摩尼教 (397)

摩尼与摩尼教——唐代的摩尼寺——从摩尼教到秘密宗教及与农民起义——所谓“食菜”“事魔”

四、印度宗教 (399)

吠陀教与“瑰丽幽夐，称世界大文”的《吠陀》四种——《华严疏抄》中提到《摩诃波罗多》与《罗摩衍那》——“彼美

一人，沙恭达纶”——婆罗门教的杀人祭神——毗那夜迦般的恶少年——“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诗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

后 记..... (406)

第一章 鲁迅宗教观概述

自然观上的彻底唯物主义——宗教的产生：需要、信仰、对“无限”“绝对”的探究——宗教是为解释“威权”制造的一种根据——宗教不等于迷信——宗教作用的复杂性及其正面价值——对“普崇万物”的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视——宗教观前后期的变化——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一个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也不算多——亚勒泰米拉洞穴：宗教与原始艺术——宗教与神话、小说、诗歌——宗教批判与旧风俗习惯改革——把和尚、道士等的宝座让位给科学家

作为现代中国文化革命巨人的鲁迅，以他百科全书式的气魄，对人类丰厚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和认真的择判，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宗教文化。鲁迅结合现实斗争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不仅能加深我们对多姿多采的宗教文化的认识，而且为我们树立了批判吸收旧文化，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典范。关于鲁迅与各种宗教的关系，我们后面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着重探讨鲁迅的宗教观，即他对于宗教的起源、实质、作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及其发展。

一

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同科学、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幻想有一个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存在的神，以及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一切宗教唯心主义的核心。

必须明确，鲁迅早期在自然观方面是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南京求学，在接触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鲁迅也比较全面地学习了近代自然科学。他在 1903 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就提出“因迷信以弱国”的看法，指出当时“风水宅相之说，犹深刻人心”。他说，我们今天借以居住和生活的地球，它现在的一切状况，是经历长期发展变化而来的，是自然界客观发展规律的作用，并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思议之物”来“支配吾人之运命”。在“风水宅相之说”影响下，“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却造成“力杜富源，自就阿鼻”的恶果。他号召人们在封建迷信的欺骗中清醒过来，“不知宅相大佳，公等亦死；风水不破，公等亦亡”，“斩绝妄念，文明乃兴”。1907 年，鲁迅发表了专门介绍生物进化论的重要论文——《人之历史》，着重介绍了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即生物种系的发展史。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生物学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即生物发生律，又叫“重演律”。重演律说明：个体胚胎发育过程反映了物种的发展过程，个体发育过程就是种系发展过程的精简和缩短的重演。从海克尔创立的生物进化系谱树上可以看到，人类的祖先就是猿类。“远稽人类之由，及其曼衍之迹，群疑冰泮，大闢犁然”，人类自身的演进及生物进化的过程就一目了然。鲁迅系统地介绍了这种科学新成就如何打破了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创论”唯心主义谬说（“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之始”），粉碎了把生物品种看成永远不变的“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进化论是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鲁迅晚年还指出：“格里莱倡地动说，达尔文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① 发表于 1908 年的《科学史教篇》，则专门介绍了欧洲自然科学从希腊、罗马到 19 世纪的发展历史，阐述了发展科学对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发展中的兴衰史，总结出“世界不直进，常

① 《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的发展规律，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同样是不平坦的，但是不管有何种阻力和曲折，发展总是“无有纪极”，永无止境。显而易见，鲁迅这种自然观上的彻底唯物主义同以神学为本的宗教是根本不相容的。

那么，鲁迅早期是怎样看待宗教的起源呢？他说：

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陀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陀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来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孽。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实，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①

从鲁迅的论述看，在宗教起源问题上，他强调了以下三点：

其一，强调宗教产生是人类精神满足需要驱动的结果。

人是具有复杂需要结构的高级动物。这种需要是动物本能欲求的升华和扩大。需要是客观存在于机体中的冲动，它的满足方式则会因社会背景、时空结构以及具体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人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之外，更要有“形而上”即精神生活的需要。宗教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类需要认识和解释他们周围存在的一切和发生的一切，例如，世界是怎么发生的？自然物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和自然力又如何发生关系？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去做梦？等等。另外，人类要应付各种人生的问题，如死亡、疾病、饥荒、洪水等，当人类在遭逢悲剧、焦虑和危机时，也需要有一种东西来抚慰他们的心灵。因此，这种对宗教的需要就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拿鲁迅所举的吠陀教来说，它是古代印度雅利安人的宗教，以自然力为崇拜对象，以神话为表现形式，信仰的众多神灵都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草木之类自然势力和自然对象，并根据这些神所在位置分为天、空、地三界，因陀罗就是空界最有权威的大神，是雷霆之神。神话说他的母亲是牛，他是破裂其母之肋而生，生后即为一勇猛善战者，跳舞惊动天地，手中常持金刚杵为武器。因陀罗又是佛教中最高的神“帝释天”。这么多的自然势力和自然对象之所以在印度雅利安人所创作的神话中被神格化，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对大自然奥秘的无知和对自然物的依赖而产生的惊奇感和敬畏感，即鲁迅所说的“栗然生虔敬念”。正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这是“一个有着生气和自然幻想的人民在文明的黎明期醒来，感觉到含蓄在生命中的无穷神秘。这是他们的简单的信仰，将大自然的每一个力量和元素归诸神性。”^① 古印度人以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为神所操纵，是神力的显示，因此便向之礼拜赞颂，祈求恩赐。

在鲁迅看来，人们精神方面的需要是十分重要的，理应得到满足；宗教的产生就是人类一种积极的精神作用的表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活动的一个标志。这从鲁迅反对当时那种“禁止赛会”的主张中也可以看出来。他说，农民耕稼，很少休息，待有了余闲，就有报赛活动，即报神赛会，一方面酬谢神灵，并祈祷保佑；另一方面，农民则从这些活动中求得精神的愉悦。然而有一些号称“志士”的人，却打着反对迷信的旗号极力阻遏。鲁

^① 泰戈尔：《麦克尼古尔编〈印度教圣典〉序文》，转引自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0页。

迅指出，报神赛会之类的活动是一种精神创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元气黯浊，性如沉渣，或灵明已亏，沦溺嗜欲”的人是没法说的，只有那些“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才有这类活动。^①因此，报神赛会活动是农人精神发泄的需要，是一种自慰，别人是不应干预的。^②

其二，强调信仰在宗教产生中的作用。

鲁迅认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这是正确的见解。信仰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保障，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心理支柱。因为人类认识阶段性的有限，迫使人类这种具有超越性思维本能的动物不得不把终极追求付予信仰。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信仰指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信仰显然是一种由内省产生的现象。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宗教的真理不可能成为理论认识的客体。人对自己经常犯罪的认识的体验和人对幸福的向往，使他产生对惩罚的神和宽容的神的信仰，而要证明这种信仰的真理性则是不可能的。”^③宗教是客观世界虚幻的反映，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它只有通过贬低理性、推崇信仰才能使人们相信它、崇拜它。宗教信仰的特征，一是信仰的超人间化，二是信仰的盲目性。“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④因此，宗教信仰是一种与理性相排斥的东西，是对超现实的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鼓吹的是愚昧。西方历史上就有过信仰主义，亦称“僧侣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⑤。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② 鲁迅在后期的《五猖会》、《社戏》、《无常》等作品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这类报赛活动给予年幼的他的深刻印象，以及受到农民欢迎喜爱的情景。

③ [苏]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④ 《法苑珠林》卷94。

⑤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61页。

其典型代表为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他提倡盲目信仰宗教，曾说过：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信的；埋葬了，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可肯定的。创立“信仰意志”一语的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詹姆斯，也声称人们的行动往往不受理智的支配，而为信仰所决定；只要人们从主观愿望或意向出发而信以为真，从信仰这些东西（如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等）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或安慰，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真实的。他认为，信仰意志无法证明，无法推翻，因而宗教必须永远存在。我们说，鲁迅指出宗教产生、存在中的信仰因素，这是重要的，但他对信仰又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因为既有建立在唯物主义坚实基础之上的信仰，又有完全是盲目的唯心主义的信仰，而宗教信仰就是唯心主义的信仰，其实质是排斥理性，与科学对立。应该指出的是，鲁迅这里推崇信仰的使用，对宗教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同他当时业已萌生且正在深入探求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鲁迅在日本改变医学救国的初衷后，便把重点放在改造国民性这个不少先进的中国人所注目的问题上。他认为，要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改造社会弊端，必须从改变人们精神面貌、振作人心，即改造国民性做起。这就要强调个性解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①。在鲁迅看来，宗教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是有裨益的，主要由于它依靠的是信仰。教徒对所崇拜的宗教极度笃信，对教规恪守不渝，就因为它有坚定的信仰。鲁迅十分推崇信仰，认为这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而许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的“浇季士夫”，却毫无信仰、节操可言。他所期望的有信仰的人，其特点是“不合众器，独具我见”，“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

^① 《坟·文化偏至论》。